

B386/22

目 录

(论 文)

- 试论《神曲》的反封建意义……………寒昌槐(1)
- 论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白》……………王忠祥(19)
- 文学上的一次解放运动
- 论法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流派的兴起……………周国强(39)
- 试论于连·索黑尔
- 读《红与黑》札记……………吴昌雄(50)
- 满腔愤怒的控诉 满怀深切的同情
- 评雨果和他的《克洛德·格》……………江伙生(63)
- 金元世界的牺牲品
- 《珍妮姑娘》浅谈……………韩淑洁(73)
- 由“就那么回事”所想起的
- 评《五号屠场》的黑色幽默风格……………周渭渔(83)
- “泪珠”与“黑烟”
- 读冯尼格的小说《哈里逊·贝杰龙》
- 和《艾皮凯》所想到的……………叶继宗(97)
- 马雅可夫斯基的想象……………陈守成(102)
- 法捷耶夫论高尔基……………陈明至



(翻 译 作 品)

- 夜 思.....[英]大卫·孟斯孔 (126)
郑克思译
- 中年妻子的案件.....[英]阿加莎·克里斯蒂 (157)
杨江柱译
- 路标旁的坟墓.....[英]哈代 (172)
聂珍钊译 王忠祥校
- 牛肉公案真相.....[美]马克·吐温 (184)
周渭渔译
- 贫者的新衣.....[美]多梦西·帕克 (191)
梁 平译
- 尾道.....[日]志贺直哉 (201)
胡肇哉译
- 避难巴黎的农民.....[法]都德 (222)
江伙生译
- 大海的孩子.....[法]于勒·絮佩维埃尔 (226)
杨令飞译 周国强校
- 势利眼.....[加]莫尔利·卡拉汉 (233)
杨志轩译
- 安东.....[奥地利]斯·茨威格 (239)
郭祥康译
- 勾 信.....[苏]符·奥西波夫 (243)
佟 术译
-[苏]索别尔尼亚克 (260)
路 芹译
- (273)

试论《神曲》的反封建意义

寒 昌 槐

登

从表象看来，《神曲》充满着浓厚的宗教色彩。它所着意描写的地狱、净界和天堂，属于宗教的境界。它把自己的结构建立在“三位一体”的宗教意义上。它在表现手法上也广泛采用了宗教文学中所常见的梦幻和象征的手法，使作品的情节充满了神秘的寓意。尽管如此，《神曲》也绝非某些西方评论家所说的乃宗教经典的诗化。可叹的是，中国评论界竟然也有人认为，《神曲》的宗教思想“百分之九十是反动的”。这种歪曲和误解，关系到《神曲》的思想价值和艺术生命，本文必须首先加以阐述。

就实质而论，《神曲》可以说是欧洲中古文学反封建斗争精神的集大成者。它冲破了基督教、世界的黑暗统治，开创了欧洲文学反宗教的战斗传统。基督教在欧洲封建化的过程中成为国教以后，就一直是欧洲封建制度最顽固的堡垒，它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逐渐世俗化，成为欧洲最大的封建主，占有基督教世界三分之一的土地和大批农奴。基督教又是欧洲最大的压迫者，曾经掀起了好几次世界规模的镇压革命思想和进步文学的运动，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浩劫。十二世纪时，教会始创臭名昭著的“宗教裁判所”，此后受到宗教法庭迫害的思想家和革命者数以千万计。所有这些，都是用最残酷的语言写进人类编年史的。基督教作为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在中古欧洲几乎笼罩一切，统治一切。所以，“当时反对封建制度的每一种斗争，都必然要披上宗教的外

衣，必然首先把矛头指向教会”。①《神曲》就是这种斗争形式和斗争策略的艺术体现，它在宗教外衣的掩护之下，站在时代的高度，对基督教进行了猛烈的冲击，表现了中古欧洲人民努力挣脱精神枷锁，寻求思想解放的革命情绪。

《神曲》所描写的中心事件，乃是灵魂的漫游。它通过主人公幻游地狱、净界和天堂所组成的画面，深刻地批判了基督教会的反动和腐败，其态度之激烈，言辞之锋利，可以使人感受到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革命气息。基督教在多少个世纪的苦心经营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骑在人民头上的教士集团。他们是基督教对欧洲人民进行精神奴役和政治压迫的基本队伍，是欧洲人民在反封建的斗争中首先要扫荡的社会努力。正因为如此，《神曲》才始终把那些教士们作为自己打击的重点。它不但一反传统的教义，拒绝让这些“母熊的儿子”们担当灵魂的导师，而且还把大批教士、主教和教皇等基督教会的上层分子打进地狱各层，使他们遍尝各种酷刑。《神曲》运用漫画笔法为他们临摹了绝妙的讽刺画像。它在赞誉了彼得和保罗的俭朴之后指出：

“现代牧师们的出行需要人左右扶持，他们是这般笨重，需要人前引而后推。他们的外套盖在他们盛饰的马身上，叫人看了会作一皮之下，两兽前行之想”。《神曲》还把对教士们的批判上升到理论高度。但丁的远祖卡却基达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这班人，日夜在那里用基督的名义做着买卖”。彼得也严厉谴责那些教士们把教会变成了“污血的沟”、“垃圾的堆”，他们把彼得的肖像变成图章，伪造“那些买卖的和虚伪的文件”。为此，这位基督教传说中的首任教皇愤怒地说：“我们从这里望见所有的牧场上充满穿着牧人衣服的贪狼”。

《神曲》在批判教士集团的时候，特别揭露了他们对于金钱的崇拜和贪欲。基督教在十字军东侵遭到失败以后，反动活动更加猖獗，在经济上也更加腐化。以教皇为首的教士们，收受贿

赂，买卖圣职，在经济上残酷地压榨人民，引起了劳动人民的强烈不满。后来的宗教改革运动就是首先从经济问题上发难的。《神曲》顺应历史的潮流，对那些教士们在经济上的腐化给予了淋漓尽致的揭露。“净界”十九篇描写一个教皇，手握权杖不过一个月零几天，便染上了“爱财若命，没有节制”的嗜好。在“地狱”第七篇，那些光着脑袋的教士、主教和教皇们，和那些贪吝者一样，胸前抱着重物，在互相冲撞的人潮中对舞，作品强调他们“特别的贪得无厌”。《神曲》还在地狱第八图专门设置了一个“圣职买卖者受刑处”，让那些主教和教皇们象木桩一样倒栽在圆形的孔穴中。作品描写他们外露的脚和小脚在烈火的煎熬中剧烈地抖动，“假使有绳索缚牢，也要给他们弄断的”。这里的残酷惩罚比起那些经受火刑的邪教徒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神曲》还把当时尚在人世的教皇逢尼发西八世预先安排在这个火窟之中，这就使作品对教会的批判具有了极大的尖锐性和强烈的战斗性。《神曲》对压榨劳动人民的教士集团表现了极大的义愤。作者曾在“地狱”十九篇怒斥教皇尼科那第三“把金银当作上帝”，“你的刑罚是应得的，你抓住你的不义之钱罢，……因为你的贪心，使世界变为悲惨，把善良的踏在脚下，把凶恶的捧在头上。”《神曲》对基督教会的批判，高屋建瓴，气势磅礴。它一方面是当时劳动人民反教会的斗争在文学上的反映，另一方面又有巨大的社会启蒙作用。

《神曲》以主人公的幻游为线索，依次描写了众多的人物。这些人物大多被迫屈服在上帝的淫威之下，但是他们的反抗之心未死。他们渴望冲破一切罗网，打破一切枷锁，获得精神解放。有的公然大声疾呼：“上帝呀！我敢冒犯你！”《神曲》抓住了这种时代的脉搏，着意塑造了两个敢于蔑视上帝权威，充满不屈不挠斗争精神的人物形象。在地帝城那烧得红如熔铁的坟场中，巍然屹立着高傲的邪教徒法利那。“他昂首挺胸，对于地狱的威

权似乎表示一种轻蔑”。寥寥数笔，一个反抗宗教秩序的无畏形象跃然纸上。法利那是一个奇伯林派首领。作者却没有因为政见不同对他加以丑化，而是克服政治上的偏见，突出他桀骜不驯的叛逆性格，写他很久以后，姿态不变，“头也没有转，腰也没有弯”；笔下充满溢美之情。地狱第八图有一片不断降落火球的沙漠，那些反抗上帝者的灵魂就在火球的打击和滚烫的热沙中手舞足蹈，以逃避痛苦。但是在火沙之中，却有一个灵魂似乎不怕火，“他躺在那里这样放肆，对于纷纷的火雨竟视若无物”。此人就是在七雄围攻忒拜时被天帝雷电击毙但尸不倒地的卡叭累。他在丧生多少个世纪以后仍未折服，而是骄傲地宣称：“我活着是这样，死了还是这样。在我的末日，虽然朱匹脱使尽了生平的气力，用剧烈的雷电打击我；……但是他终没有能够报复得爽快”。《神曲》热烈地赞扬这两个反抗上帝的英雄，这决不是偶然的。它是作品反宗教思想的集中表现，它是一曲反封建斗争的热情歌颂。

为了反抗基督教的思想统治，欧洲人民早在十二世纪中叶就发动了旨在反对基督教会和封建秩序的“异端运动”。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在中世纪，“一般针对封建制度发出的一切攻击必然首先是对教会的攻击，而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②《神曲》与社会上的异端运动遥相呼应，把大批自然神请进自己那艺术的王国，充满浓厚的异教色彩。它突破“一神教”的藩篱，广泛地描写了古希腊罗马原始宗教中的雷神、日神、月神、战神、爱神、财神、诗神、文艺女神、智慧女神、命运女神、复仇女神等等。在这一点上，我们完全可以把《神曲》作为泛神论的作品来读。在《神曲》中，卡叭累和那些巨人们因反抗朱匹脱而被作为施暴力于上帝者打入了地狱，可见异教的天神和基督教的上帝具有同等的地位。《神曲》有时甚至把这些异教的神作为直接崇拜和歌咏的对象。“地狱”和“净界”篇都曾经多次热烈地赞美过“神圣的诗歌女神”。

《神曲》对亚波洛的顶礼膜拜和热情歌颂，更是贯穿全作的始终。《神曲》还广泛借用了古希腊罗马的神话与传说，其引用的总数几乎与作品借用《圣经》故事的总数相等。这些借用的故事经过巧妙的剪辑和精心的再创造，往往成为经久难忘的典型形象和艺术境界。《神曲》对古代文化的批判继承，大大冲淡了作品的基督教色彩，为全作增添了光辉。这些移植的故事，不是原作的简单再现。它们经过诗人的改造制作，已经成为《神曲》的有机组成部分。很难想象，在“地狱”篇中抽出冥罗司、格利鸿、马人等一类形象后会不损害《神曲》内容的充实和艺术的完美；也很难想象在“净界”中摒弃那些反映古希腊罗马神话题材的雕刻和绘画后作品不会大为逊色。《神曲》对于异教文化的广泛采用，不仅在一定的程度上冲击了基督教的神学体系，而且还为传播古代文化，启迪文艺复兴作出了贡献。

《神曲》作为一部反映一定时代的文学巨著，产生在中世纪经院派神学笼罩一切的历史条件下。因此它的宗教思想会不可避免地打上时代的烙印。《神曲》的题材，实际上是灵魂的进修历程，首先看遍地狱的罪孽，然后到净界得到修炼，最后升入天堂，瞻仰这个极乐世界的庄严优美，这些乃是基督教神学的形象化。《神曲》按照基督教的原则，精心安排了“地狱”、“净界”和“天堂”的宗教秩序，客观上宣传了禁欲主义和来世思想。《神曲》通过但丁与维吉尔和贝亚德的谈话广泛地讨论了神学，其观点大多没有超出基督教的思想体系，基本上属于糟粕。《神曲》与宗教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它大量地引用了《圣经》故事和传说，其中大部分没有超出原作的思想。特别是作品中广泛借用的“诗篇”、“箴言”、“启示录”以及教堂的赞美诗、祷告文等宗教文化中的消极部分。更是使《神曲》大为减色。《神曲》对作品中人物的艺术处理同样受到了宗教观念的深刻影响。它在“地狱”中专门为不信灵魂的邪教徒以及施暴力于上帝者的

灵魂准备了火刑。这也许是宗教裁判所惩处异教徒的酷刑在作品中的投影。《神曲》把数以千计的反叛上帝的天使贬入地狱，并加以丑化。《神曲》还把传说中最早挺身反抗上帝的天使撒旦描绘成一个三头六翅的恶魔，打入地狱最底层的冰湖之中；与此相反，却把基督教的先哲们、圣贤们统统安排在天堂的高层。所有这些，都说明在《神曲》那艺术之海中，既有怒潮惊浪，也有死水微澜。这种极其复杂、深刻矛盾的文学现象，在欧美古典作家的笔下是屡见不鲜的。它在主观上，是阶级的局限；在客观上，则又是时代的局限。我们不能脱离孕育作品的时代去加以苛求，更不能一叶障目，凭借这种时代的局限性去否定作品的历史进步性。只有进行具体的辨证的分析，才能真正揭示《神曲》与宗教文学的根本区别，让这部文学巨著放射出更加夺目的光辉。

二

意大利是一个文明古国。它在上古后期曾是欧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中古后期，在它的各大城市又第一批升起了欧洲资本主义的曙光。到了但丁生活的时代，由于反动教会操纵政局，以及欧洲封建君主们的争相蚕食，意大利在政治上已经四分五裂，国体荡然无存。在这样的情况下，意大利的社会激烈动荡，政治极其腐败，但丁生活在意大利的衰退时期，因而十分向往祖国古代的繁荣强大。他在早年曾为民族的复兴奔走呼号，晚年失败于激烈的党争之中，成为一个穷愁潦倒的漂泊者，有机会从社会的底层深切地洞察民族的深重灾难。伟大的抱负和政治上的失意在他的胸中交战，促使他去创造第一部划时代的民族的史诗，以讨伐腐败的封建政治、唤醒南欧的睡狮，争取民族的复兴。这部伟大的史诗就是《神曲》。

《神曲》作为一部具有强烈倾向性和现实性的史诗，探讨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问题，充满深刻的批判精神，它的批判锋芒首

先直指欧洲封建官僚统治集团。它认为正是这些人的暴虐无道、骄奢淫逸、贪赃枉法和争权夺利造成了人民的灾难和社会的动乱。“净界”二十篇所描写的法国王族的血腥发迹史，实际上是一篇封建帝王们的自供状。胡谷·卡贝多供认自己是一个“巴黎屠夫的儿子”，通过非法手段攫取了王位，掌握了“国家政治的缰绳”。他自己以后又成了“一株坏树的根”，繁衍了一批封建暴君。他们或用强力，或用欺诈，施展各种阴谋，来维护自己的统治。这个血腥的王朝危害法国三百多年，并渐次殃及意大利。他们的历史就是一部对内镇压人民，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为了使自己的揭露带有更广泛的普遍意义，作者在“天堂”十九篇展示了一本记载着“国王劣迹的书”。翻读这部书，我们可以看到：日耳曼皇帝亚伯多穷兵黩武，把战争的祸水引向整个欧洲；法王美菲力伯是一个卑鄙的伪造货币者，他在战争中亏空了国库，乃使货币贬值，将经济危机转嫁给劳动人民；英王爱德华第一与苏格兰王罗伯特是一对战争狂人；西班牙王斐迪南和波希米亚王文西斯拉是著名的放荡君主；拿颇利及耶路撒冷王加尔第二是一个跛者，他的优点倘用“1”表示，其相反之点则必须用“M”表示（1：1000）。此外，在这一本罪行录上扬名的还有西西里王弗特应克、葡萄牙王迪奥尼西奥、挪威王亚柯纳、匈牙利王安德鲁……，这个庞大的由“野兽”所组成的“团体”使整个欧洲在自己的脚下呻吟，他们的罪行真是罄竹难书。所以，揭露他们“应当用简短的字句，否则就没有地位可以容纳了。”《神曲》对这些蹂躏欧洲的野兽们进行了严厉的惩罚，把大批昏王、赃官打进了地狱。在地狱第七图的紫湖中，暴君们被放在最深的煮得冒烟的血水里饮恨吞声，使人联想到他们就是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作者特别指出他们中间既有古代的暴君，也有现代的酷王。地狱第八图有一个沸腾的沥青池，里面象养“田鸡”和“水獭”那样塞满了贪官污吏。但丁幻游至此时，正值一个黑

色魔鬼倒掬着一个罪人的双腿，对它的伙伴说：“这里是一个圣器德的长老，把他沉在底部，我还要回到那城里去找别的人呢，那里每个人都是贪污的，除却逢断罗，那里可以用金钱把一个‘非’换一个‘是’呢”。圣器德乃鲁加城的别称，史载逢断罗乃当时贪污之最，可是在魔鬼的法典里，他竟不在贪官之列，由此可见贪官污吏之多，以致需要魔鬼毫无间歇地旋风般地前往缉拿，

“就是巨獒追贼也没有这般的快”。作者还写魔鬼们用铁耙子把贪官按下沥青池，“和厨娘用筷子把猪肉压到锅底没有两样”，极表厌恶之情。这些封建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生前恶贯满盈，死后当然地受到了严正的判决。维吉尔在横渡“怒鬼的湖”时说得好：“有许许多多自命为大人物的，将要和蠢猪一样躺在这里，遗臭万年”。《神曲》中这些精彩的描写，具有强烈的反封建意义，乃是欧洲中古文学中最光辉的篇章，至今仍有极大的认识价值和进步意义，

《神曲》在集中抨击封建官僚统治集团的同时，还横扫他们的社会基础，严厉惩处了与他们沆瀣一气，残酷地压榨劳动人民的贪吝者、阿谀者、伪君子、杀人犯和卖国贼等社会渣滓。这些人生前怙恶不悛，几乎每个人都有一部肮脏的历史。《神曲》对他们的判决虽然带有宗教色彩，但在客观上却是符合劳动人民的愿望的。《神曲》通过这些人的形象深刻揭露了社会上人欲横流、弱肉强食、道德沦丧的丑恶现实。《神曲》对这些封建政治所滋生出来的腐朽势力，表示了极大的愤恨，处处加以痛击。在“净界”十四篇，作者借亚诺河的流程，对这伙丑类进行了概括性的描写：

“住在此河流域的人民，性质上已经变化了许多，似乎女巫西而施用法术使他们变化为牧场上的动物了。最初此河在细瘦的河床流过污秽的猪舍，这些猪只应当喂以橡子，不应当吃人的养料。再下降，便经过一群狗子旁边，他们不度自己的力量，而去

寻衅，此河对于他们掉头不顾而去了。此河愈前进，愈肥大，则所遇的不是狗而是狼了。最后，河道更深，在那里逢着一班狐狸，他们满肚子的诡计，没有一个有本领的可以战胜他们”。

这段维妙维肖的出色描写，闪耀着战斗的光芒，乃是下层人民除恶抗暴斗争的艺术体现。

在中世纪，欧洲人民反封建斗争的一个长期的战斗任务就是把宗教努力逐出国家政权，这场斗争的表现形式就是著名的“政教之争”。基督教的思想家们早在九世纪就露骨地宣称教权高于王权，罗马教皇也竭力把自己凌驾于欧洲政治之上。教皇不仅干预各国君主的任免，而且还驱使他们互相争战，为自己火中取栗。佛罗伦萨的白党政权，就是教皇勾结法国封建势力加以摧毁的。所以，革新欧洲政治的当务之急，就是把世俗政权从教会的控制中解放出来。但丁深感时弊的深重，曾与教皇逢尼发西第八为代表的教会势力作了坚决的斗争，严厉判处了他派到佛罗伦萨来的间谍。在遭到放逐的岁月里，但丁仍然坚持了自己的正义立场。他用拉丁文写的《帝制论》，坚决地反对教皇干涉世俗政权，是政教之争时期帝政派的典型作品。《神曲》继承和发挥了《帝制论》的思想，认为教皇与国王应该互相监督，互相制约而互不干涉，并在“净界”十六篇，形象地阐述了政教分立的思想：

“罗马，他从前散给地上以幸福，一向有两个太阳，照明两条路径：一是尘世的，一是上帝的。现在呢，一个太阳遮没其它的一个了，宝剑和十字架都拿在一个人的手里。这二件东西在一起就弄得糟糕了，因为他们合在一起，这个便不怕那个。……今日罗马教堂，把两种势力抱在怀里，跌入泥塘去了，她自己和它所抱着的都弄污秽了”！

这段精辟的论述，在教会势力炙手可热的时代，无疑地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以后，欧洲一系列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的形成所走的正是这一条道路，由此可见作者的远见卓识。

欧洲的“政教之争”在意大利突出地表现为激烈的党派之争。这场斗争蔓延到各大城市，直到十五世纪才逐渐平息。罗马教皇为了从中渔利，竭力挑动和操纵这场民族内战。因此，意大利的党争错综复杂，乃是当时的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它在客观上导致了民族的分裂，破坏了国家的统一，阻碍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封建势力得以长期盘踞，有百害而无一利。但丁早年致力于故乡的振兴，希望把佛罗伦萨建设成为一个独立的自治的城邦共和国。他还披坚执锐，在战场上打击过奇伯林派。在晚期那痛苦的漂泊生涯里，但丁广泛地接触到了意大利的社会现实，思想跳出了早年那狭隘的圈子，远及于意大利和整个世界。他看到党争往往爆发为残酷的内战，一大批野心家借机登上了历史舞台，而劳动人民却被拖进苦难的深渊。《神曲》中所提到的蒙搭卑底战役，冈地巴战役，以及猪哥所预言的黑白两党之战，每战都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严酷的事实使但丁认识到意大利民族复兴的前提条件不是各城邦的独立自主，而是重建统一的民族国家。正是这个纲领在未来的世纪中，成为意大利一代又一代的反封建战士们的神圣目标，它的精神在十九世纪烧炭党人的运动中还是活着的。《神曲》呼吁民族团结，强烈谴责在意大利泛滥成灾的党争。在意大利的大城市中，佛罗伦萨的党争表现得最为激烈，持续的时间也最长。《神曲》便形象地把党争中的佛罗伦萨比作一个不断辗转反侧以减轻痛苦的病人。但丁谴责自己的故乡是一个“万恶之窟”，有“走兽互相吞噬”。猪哥也说佛罗伦萨“充满了嫉妒和怨恨，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还说“骄傲、嫉妒、贪婪是三个火星，他们使人心爆炸”，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党争的社会经济根源。《神曲》还深刻揭露了那些党棍们借公营私的丑恶嘴脸，指出“对于公共的旗帜，这一个依恃了金色的百合花出来反抗，那一个为着自己党派的利益加以占有，要辨别他们的过失谁大谁小，实在不易”。作者面对着

党争蜂起，山河破碎的祖国，深深地为民族的前途感到忧虑。他在“净界”第六篇抚今忆昔，慷慨悲歌：

“呜呼！奴隶的意大利，痛苦的住所，暴风雨中没有舵工的小船，你不再是各省的女主了。而是一个娼妓！这个高贵的灵魂，一听见了他的邑名，便兴奋而起，在此地欢迎他的同乡，而今日活在你那里的一班人，他们正做了战争的牺牲品，真所谓‘祸起萧墙，戈操同室了’。可怜虫，请你环海一周找找，再看看你的腹部，在你的境内是否还有一块干净的和平大地”？

这段优美的文字，集中体现了作者同情人民疾苦，反对民族分裂的爱国主义精神，它使千千万万的反封建的斗士热血沸腾，它使世代代的忧国忧民者千古同悲。

但丁积自己数十年政治斗争的经验，认识到意大利封建势力的猖獗是因为缺乏强大的王权和贤明的君主。他心目中的黄金时代是古罗马的奥古斯都时代。因此，《神曲》用大量的篇幅追忆了古罗马的繁荣强大，充满了民族自豪感。在作者笔下，木星天上的精灵甚至能自动地排列成古罗马的国徽——鹰的图案。作者似乎渴望着那光辉的鹰旗，再飞遍全意大利，使民族重新崛起。为此，作者寄希望于居住在木星天上的贤君明主，并相信这样的人一定能给意大利带来政治上的统一，相信这样的人一定能够降临人间。《神曲》把他们比作能够扫荡母狼们的著名的猎狗，在天上星移、地上物换的过程中，能够把残酷的母狼一一赶尽杀绝。他“不贪土地、不爱金钱，他以智慧，仁爱、勇敢做食品”，“他将拯救可怜的意大利”。作者在这里推崇开明的君主，把它美化为统一的荡平了封建割据的国家的代表，这和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者的政治主张是完全一致的。

在但丁生活的时代，意大利民族统一的社会历史条件远未成熟，这就必然给《神曲》的政治思想带来很大的局限性。历史已经证明，作者对古罗马帝国所抱的热情只不过是一种幻想。他在

国内找不到富国强兵的政治力量、竟错误地认为当今的神圣罗马皇帝乃是古罗马的合法继承人，因而把复兴意大利的希望寄托在他们的身上。“净界”第六篇慨叹几位罗马皇帝没能君临意大利，因而荒废了“帝国的花园”，使意大利执法无人。一三〇八年，素有声望的亨利七世即位，並于一三一〇年南跨阿尔卑斯山。作者认为他是一位“缔造和平的国王”，欢迎他来“整顿意大利的秩序”。可是这位帝王却于一三一三年死于彼萨。作者的希望破灭了，可他还是赋予“伟大的亨利”以最高的名誉，在天府那“幸福的玫瑰”中为他预留了一个席位。但丁在政治上以激烈地反对“皇帝党”开始，而以热烈地欢迎神圣罗马皇帝入主意大利告终，这说明他的政治思想也有他自己不能克服的局限。

《神曲》对封建制度的无情批判，对社会问题的重要探索，对欧洲人民反封建的斗争起了推涛助澜的作用。作者在社会的动乱和党派的纷争中上下求索，虽然没有找到真正的决定历史命运的社会力量，但他对祖国的未来还是充满希望的。《神曲》用整整六歌状写地上乐园，将这个故事传说高度理想化和形象化，把它描绘成为一个四季如春、百花斗艳、清泉潺潺的仙山琼阁。这或许是作者在中世纪的黑暗政治之中，贡献给祖国人民反封建斗争的胜利的曙色吧。

但丁在《神曲》中能够对反动教会和封建制度进行勇猛的冲击，除了他那嫉恶如仇的斗争精神，丰富的生活阅历和敏锐的洞察力之外，最根本的则是有先进的世界观作为指导。这种先进的世界观就是人文主义思想。

人文主义是欧洲资产阶级早期反封建斗争的主要思想武器，曾在资产阶级与封建主义的大搏斗中光芒四射，摧枯拉朽。人文主义作为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其斗争对象主要是在中世纪占统治

地位的宗教世界观。人文主义是在反封建的斗争中逐渐形成的，《神曲》则在欧洲文学史上最早地放射出人文主义的思想光辉，这本身就是对基督教和封建制度的深刻否定。

宗教世界观认为“神”高于一切，主宰一切；而“人”却是渺小的，只能忠顺地听任神的摆布，当神的奴仆。其实所谓“神”，只不过是神化了的封建统治阶级和教会。这个“神权论”，乃是宗教世界观的核心。人文主义者为了反抗神权，则称“人”为万物之灵，把“人性论”树为自己的理论纲领。这个以“人”为中心的思想，在《神曲》中得到了突出的表现。但丁曾在《致斯加拉大亲王书》中强调《神曲》的主题是“人”，“全书和部分的主角是人，这一点贯串全书”。③在“净界”二十四篇，但丁在和巴那冈答谈到自己的《新生》时也说：“我是一个人，当爱情鼓动我的时候，我依照他从我内心发出的命令写下来”。《神曲》同情人类疾苦，关怀人类命运。它将各种亡灵的悲惨遭遇披露无遗。固然出于警戒世人的目的，但客观上却是对当时政教合流，残害人民的社会现实的血泪控诉。但丁在幻游的过程中，虽然谴责了某些灵魂生前的罪过，同时却又为他们死后所受到的残酷惩罚感到震惊和同情，多次激动得不能自制。他看到那些预言者在环形的幽谷中饮泣倒行时，便俯在一块岩石之上哭泣，并吁请读者同抛怜悯之泪；看到所谓的离间者在魔鬼的屠刀下，肝脏裸露，甚至身首异处，则泪如泉涌，并说没有那一种语言能把这里的悲惨情景“描摩尽致”。《神曲》还以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描写了于谷霖的惨死；他与教会发生了争端，遂被主教路格利幽禁在“饿塔”之中活活饿死。同时饿毙的还有他的四个儿孙。这个故事，描绘了人性与兽性的争战，透彻地表现了作者对教会势力的无比愤恨和深切同情。

《神曲》三才出现人世，发人深省，因而读来真挚感人。它的精神境界已经部分地突进到文艺复兴时代。正如一位西方评论

家所指出的那样：“由于它对于人性的每一种类型和表现都做了有力而丰富的描写，所以它仍不失为是一切近代诗歌的滥觞”。

宗教世界观的重要精神支柱是“禁欲主义”。它臆造出“原始罪恶”的神话，论定人生就是苦难和罪恶的场所。因此人类应该禁欲，轻视物质享受和精神享受，以早日赎清“原罪”，求得灵魂升天，争取来世幸福。为此，人文主义者针锋相对地提出“个性解放”的口号，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追求个人自由和个人幸福。《神曲》肯定现世幸福，宣扬个性解放，鼓吹自由高于一切。维吉尔在对伽东介绍但丁旅行的目的时说：“他是寻求自由而来的，自由是一件宝物，有不惜牺牲性命而去寻求的呢”。在人文主义作家的笔下，个人自由与个人幸福往往集中表现为对爱情的大胆追求。但丁和文艺复兴的巨匠彼特拉克、卜迦丘、莎士比亚一样，也是理想爱情的热情歌手。他早期的作品《新生》，热烈地歌颂作者对贝亚德纯真的爱情，开启了文艺复兴时期爱情诗歌的一代诗风。《神曲》保持了《新生》的情调，同样讴歌了天上人间的男女爱情。它虽然把叔嫂相恋的保罗和法郎赛斯加放在地狱的狂风中与巉岩冲撞，但同时又用非常优美的语言热烈歌颂她们之间生死不渝的爱情，作品中关于她们两人爱情生活的叙述具有高度的诗意和感人至深的艺术力量，无怪乎作者被他们感动得“昏晕倒地，好象断了气一般”。《神曲》的主人公但丁和贝亚德也是一对生死相恋的情人。《新生》中的贝亚德，至死也没能理解但丁的一腔深情，但丁为此抱憾终生。可是《神曲》中的贝亚德，却在爱情的鼓动下，急切地请求维吉尔将自己的情人从贪狼、怒狮和花豹的围攻中解救出来，并超度他高升天堂。在作品中，但丁的性格比贝亚德更为鲜明。他曾在地狱的大门口踟蹰不前，虽有维吉尔的引导，也不敢举足踏进苦恼之城；直到维吉尔声明自己乃受贝亚德之托前来导游，才在爱情的驱使下踊跃前行。在幻游的过程中，但丁多次感到精神衰弱，足力不济，而当

他一想到在净界山顶的地上乐园有他阔别十年的情人时，便马上振奋起来。在净界第七层，但丁必须在到达地上乐园之前穿越一个火圈。他为此“吓得象躺在坟墓里的人一样”，无论维吉尔怎样劝解，甚至用上帝的名义担保“就是在这火焰的怀里一千年，也不至于烧去你的一根头发”，他的脚也象生了根一样，不肯移动。于是维吉尔调侃他说：“看罢，我的儿，在贝亚德和你之间，只隔着这一堵火墙罢了！”但丁闻言幡然猛省，马上步入火圈。维吉尔在火圈中为了激励他的勇气，不时提起贝亚德的名字，竟使但丁忘记了炙人的热痛。在这里，爱情的力量战胜了理智和哲学乃至上帝的力量。为了爱情，但丁不惜下地狱，过火山，这难道不是对禁欲主义的大胆否定吗？《神曲》还用抒情的笔调，热情描绘了但丁与贝亚德久别重逢的动人场面。贝亚德站在地上乐园的花雨缤纷之中，“蒙着白面纱，其上安放着一个橄榄树叶编的花冠，披着一件绿披肩，其下衬着一件鲜红如火的长袍。”“她皇后一般的态度是凛然不可侵犯的”，但她却在情人的面前卸下了自己的面纱，畅谈离情别绪。但丁见她风韵如初，秋波顾盼，周身的热血竟没有一点一滴不在震荡之中，以至使他在感情激流的冲击下，“发昏而不省人事”。诗人写道：“在我的精神上，见着她而感着震荡和恐怖，这件事虽然早已成为久远的过去，但是在我的眼睛认识她以前，我已经从她发出的神秘的德性而感着旧情的伟力了”。在地上乐园和天堂的游程中，但丁与贝亚德形影不离。他以火热的激情，热情讴歌了自己胸中那“爱情的太阳”。这些诗章冲破了宗教世界观和封建道德规范，淋漓酣畅地表现了但丁对于自己理想恋人的挚爱之情，充分体现了作品追求现世幸福的人文主义思想。

在中世纪，封建教会维护自己精神统治的另一思想工具是“蒙昧主义”。他们为了愚弄人民，宣称世界万物都是上帝按照一定的目的创造的，人间的秩序也是上帝安排的，人是上帝的羔